

美日投资经验对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启示

聂爱云^a, 曾剑锋^b

(江西师范大学 a. 政法学院; b. 学报杂志社,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标志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在实践层面得以落实。文章旨在通过分析美日对外投资的历史经验、两国对华投资及“一带一路”投资最新动态,探讨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研究发现,雄厚的经济基础、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政策支持推动了美日大规模对外投资。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较少、影响力有限,而日本则投资规模较大、在东南亚制造业投资规模扩张加速,这直接影响了美日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在走出去过程中,中国要理性分析周边环境、提供政策支持,按照区域、行业与国别特征引导海外投资分梯队推进。

关键词: 一带一路; 海外投资; 美日经验示

中图分类号: F7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8)01-0045-07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标志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在实践层面得以落实。美日对外投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梳理美日对外投资历史进程,借鉴其成功经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合作,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文旨在从梳理美日对外投资演进历程、美日“一带一路”投资概况以及两国对华投资几方面讨论美日对外投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一、美日对外投资的历史演进与特征

(一) 美日对外投资的共同特征

美国和日本在长时间的大规模对外投资过程中,美日经历了一些共同的宏观背景和特征。这些共同的宏观背景和共性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众多跨国公司作为支撑。随着美国和日本经济高速扩张,形成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并且培育了大量具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两国开始依托大型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以获取高速增长所需要的资源、技术和市场。这些公司不但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具备强大的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美国和日本的企业正是形成了较强的品牌和技术优势才取得良好的海外投资绩效。

第二,产能转移与产业结构升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美日两国的国内制造业产能逐步过剩,国内工业投资逐步萎缩,亟需走出去对外投资以寻找新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方面,制造业高端化与服务业崛起并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海外投资。因此,产能转移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成为两国对外投资的根本动力。

第三,政府政策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大力支持。美国和日本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金融、货币、税收等政策,为本国企业 OFDI 保驾护航。美国政府通过与周边国家签订合作协议、向东道国提供援助等方式为企业打通与周边国家的投资通道,比如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通过签订双边投资(贸易)协定有效地促进了其对欧

收稿日期: 2017-12-30

基金项目: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63033);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地区制度质量与 FDI 的经济效应研究”(14YJC790090);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20171BAA208023);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GJJ150368、GJJ150472)

作者简介: 聂爱云(1978-),女,江西新干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经济。

洲、北美、亚洲以及拉美地区的投资。日本的政府政策则更为密集,通过制定一系列金融、财税以及产业振兴政策等,有效推动了企业走出去实现产业升级。

(二) 美日对外投资的差异化特点

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由于发展阶段、发展模式不尽相同,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也表现具有本国特色的差异化特征。

首先,两国货币表现营造了不同的外贸与投资环境,对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行为产生不同影响。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美元逐渐成为世界货币,强势美元为美国跨国公司开展对外投资带来了天然的优势。而反观日本,“广场协议”(1985年)打开了日元的升值通道,强势日元导致日企国际购买力大增,为随后的日本跨国公司实施 OFDI 提供了良好的货币环境。

其次,在走出去的主体以及政府支持方面也有一定区别。美国采取的是跨国公司为主导、政府提供协作性政策指导和支持框架的对外投资模式,日本则是政府主导的国际协调型海外投资模式。美国的政府机构依据增进市场机制的原则提供双边协议、投资信息、政策情报等框架性的支持,并不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实质性的指导和干预。而日本则对海外投资的区域、行业具有战略性的指引、规划,通过干预性较强的财政、税收以及金融政策引导本国企业依据“雁行理论”向周边国家转移其过剩的生产力。

最后,从投资行业来看,美国早期以制造业以及能源、矿产等资源性行业为主,中后期则主要以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为主。日本早期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行业与劳动力密集的低端制造业,中后期则以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从区域来看,美国对外投资空间分布相对集中,欧洲是传统美国海外投资的重点区域。日本则以亚太地区作为投资集中区域,对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投资尤其多,其中韩国、中国、新加坡、印度等成为日本投资首选,其次则为欧洲和北美地区,中东、非洲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美日投资的空间分布充分体现了跨国投资的地缘经济战略以及技术和管理相似特征导致的引资优势。

二、美日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概况

(一) 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概况

表1给出了美国近三年在“一带一路”的投资规模。从中可以发现,总体上而言,美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美国 OFDI 的总体区域分布不太相同。具体来看,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欧洲和东南亚国家投资比较多,其次在中东石油资源丰富国家投资也较多。欧洲地区主要是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和波兰等经济发展较快的中欧国家,其中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的 OFDI 头寸规模都接近 60 亿美元,波兰则更是突破了 100 亿美元大关。在亚太地区,美国 OFDI 主要投放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其他亚太地区国家也表现出较快的增速。

表1 美国近三年在“一带一路”投资头寸(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	2013	2014	2015	国家	2013	2014	2015
俄罗斯	13280	9277	9201	伊拉克	2316	2509	1571
土耳其	3845	3700	3661	约旦	184	(D)	228
阿尔巴尼亚	-2	-2	-2	科威特	303	391	293
捷克	6383	6554	5831	黎巴嫩	189	227	224
匈牙利	6317	6086	6398	阿曼	(D)	(D)	1189
波兰	12480	11374	11038	以色列	8934	9705	10297
波黑	6	6	6	沙特阿拉伯	10084	9502	10509
保加利亚	465	518	406	阿联酋	11401	15330	15622
克罗地亚	143	(D)	97	巴林	857	-127	168
亚美尼亚	1	1	1	伊朗	-1	-1	-1
阿塞拜疆	(D)	(D)	(D)	卡塔尔	8355	8741	8463
白俄罗斯	10	10	10	叙利亚	6	5	5
爱沙尼亚	146	(D)	132	也门	(D)	53	-43
格鲁吉亚	1	1	1	印度	24850	27140	28335
哈萨克斯坦	(D)	(D)	(D)	文莱	31	-6	-7

国家	2013	2014	2015	国家	2013	2014	2015
黑山	1	1	1	柬埔寨	(D)	(D)	(D)
罗马尼亚	2088	2269	2592	马尔代夫	1	(D)	(D)
塞尔维亚	125	123	117	蒙古	(D)	(D)	(D)
斯洛伐克	716	754	786	尼泊尔	(D)	(D)	(D)
斯洛文尼亚	391	425	499	巴基斯坦	313	362	392
吉尔吉斯斯坦	12	12	12	印度尼西亚	12117	13709	13546
拉脱维亚	(D)	(D)	37	马来西亚	13360	15172	13959
立陶宛	(D)	(D)	89	菲律宾	4091	4549	4724
马其顿	30	32	17	新加坡	182079	206958	228666
摩尔多瓦	3	3	2	泰国	9957	11669	11295
土库曼斯坦	(D)	(D)	(D)	东帝汶	10	10	10
乌克兰	926	731	446	越南	1348	1559	1285
乌兹别克斯坦	74	70	83	阿富汗	3	3	3
埃及	18796	24135	23326	斯里兰卡	102	111	111

数据来源: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整理,(D)表示未披露。

最后,在中东石油资源丰富且政治经济稳定的国家投资也较多。中东由于石油资源丰富,历来是美国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区域。其中,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卡塔尔以及阿联酋等国不但资源丰富而且政治稳定,成为美国资源类公司争相投资的重点,其 OFDI 头寸规模均在百亿元左右,阿联酋最高为 156 亿美元。而中东那些政治局势不稳定的黎巴嫩、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虽然也资源丰富,却由于投资回报不确定性太大而鲜有投资。

(二) 美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投资新动向

图 1 展示了 2005 年到 2016 年主要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投资头寸的动态特征。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跨国公司在 新加坡 投资规模最大,2005 年以来接近千亿规模,而且自 2010 年开始突破 1000 亿美元规模。从右图可以发现,新加坡占美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对外投资总额的将近一半。仅次于新加坡的是印度,2016 年美国对印度投资额达到 329 亿美元。而且,与新加坡的平缓增长不同,印度自 2005 年开始就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除了期间在 2011 年有所下降之外。从美国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总体趋势看,2005 年到 2010 年期间投资增速较为平稳,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美国本土企业受到冲击还有所下降。随后,2010 年出现恢复性增长,2011 年后美国跨国公司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呈加速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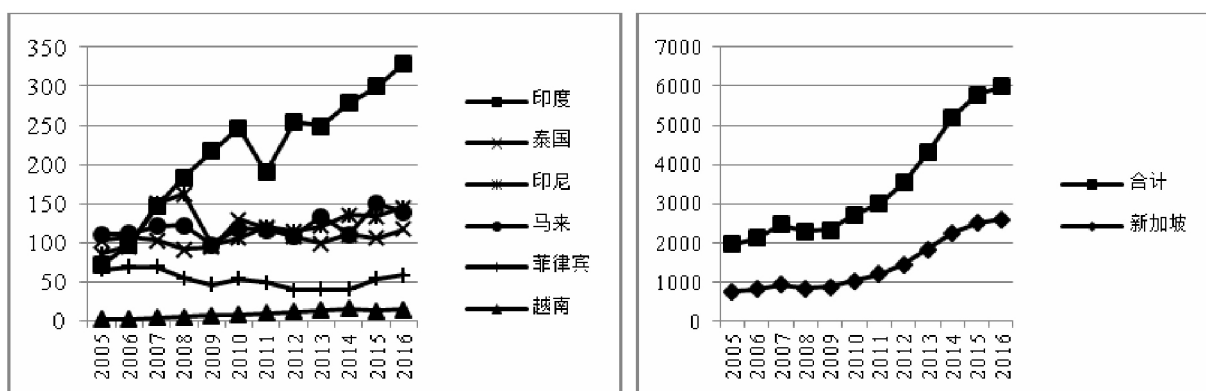


图 1 近十年美国在东南亚及南亚投资头寸(单位: 亿美元)

(三) 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概况

与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布局不尽相同,日本在这一地区沿线国家对外投资格局表现出亚洲热欧洲冷的特征。日本政府引导跨国公司利用身处亚洲的地缘优势集中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布局对外直接投资。如表 2 所示,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投资主要集中在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特别地,传统的东盟五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

和泰国) 均在千亿日元以上规模。同时, 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海外投资不但呈现较快的增速而且还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1]。

表 2 日本近三年在“一带一路”的投资(单位: 亿日元)

国家	2014	2015	2016	国家	2014	2015	2016
马来西亚	1299	3565	1599	哈萨克斯坦	27	1	146
菲律宾	986	1836	2483	斯洛伐克	-14	-4	465
印度	2556	-1441	4018	沙特阿拉伯	924	785	132
新加坡	8657	8197	-20360	波兰	20	8	117
泰国	5764	4391	3830	保加利亚	0	-14	1
印度尼西亚	5127	3926	3220	拉脱维亚	1	27	57
蒙古	6	32	21	匈牙利	27	3	32
越南	1734	1740	2003	罗马尼亚	29	-94	-69
文莱	17	15	29	乌克兰	54	50	175
柬埔寨	311	273	127	捷克	145	422	52
缅甸	115	625	152	阿联酋	-239	-210	3
俄罗斯	401	639	-96	伊拉克	0	2	18
黑山	1	0	14	巴林	7	0	79
土耳其	335	538	0	以色列	29	9	222
巴基斯坦	97	117	100	约旦	1	47	2
斯里兰卡	5	29	22	埃及	61	-0	1155
马尔代夫	2	5	16	科威特	20	34	1
克罗地亚	1	1	-1	卡塔尔	-51	12	35
斯洛文尼亚	5	32	2	阿曼	2	194	9

数据来源: 根据日本银行(<http://www.boj.or.jp/statistics>) 整理。

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地区和欧洲国家的投资远比亚洲邻国地区要少很多, 而日本在非洲、西亚等国海外投资规模则更小。具体来看, 捷克、以色列、斯洛伐克、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五国的投资较多, 基本在 100 亿日元左右, 高的年份达到 500 亿日元。在中东国家, 只有沙特阿拉伯投资较多, 2013 年高达 924 亿日元。除此之外, 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中非、中亚以及西亚等国的对外投资仍然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 但是表现出增长趋势。

(四) 日本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投资新动向

图 2 展示 2005 年到 2015 年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主要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海外投资特征。在东南亚国家, 2005 年日本海外额为 5575 亿日元, 随后快速增长。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回落, 2010 年又止跌回升重回增长轨道, 2011 年日本对东南亚投资首次突破 10000 亿日元大关, 随后在 2013 年再上一个台阶, 突破 20000 亿日元。与东南亚国家相比, 日本在南亚诸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 而且主要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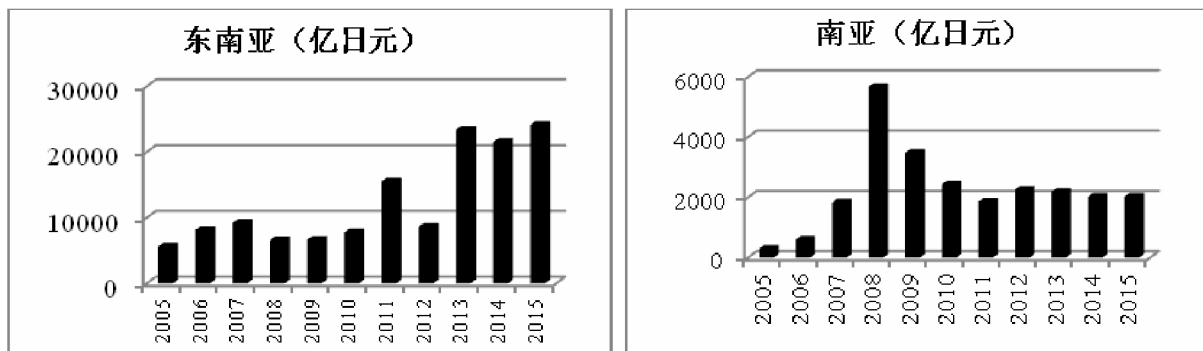


图 2 日本近十年在东南亚、南亚投资

近年来,随着东南亚、南亚次大陆经济高速增长,该地区的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日益增加。日本政府抓住机会,积极争取这两个地区的基建市场并引导相关企业进入投资。如2015年5月,日本政府提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伙伴计划”,该计划提出未来5年内将提供1100亿美元援助用于亚洲各国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因此,日本近年来对亚太地区的投资呈现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投资新动向。

表3 近十年日本制造业在东南亚及南亚投资(单位:亿日元)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印度	290	474	1407	5115	729	1579	924	1473	1886	1291	-2410
印度尼西亚	1115	662	637	195	519	315	1487	2241	1596	1759	2539
菲律宾	613	289	265	473	647	301	431	453	625	234	967
越南	202	437	478	745	452	345	854	1211	1818	1157	1443
马来西亚	350	3321	149	296	424	548	706	466	772	567	998
新加坡	692	642	1020	300	567	2225	1400	-1195	561	2078	4095
泰国	1328	2152	3001	1933	1235	1599	2211	2988	3469	3755	3143
东南亚合计	4320	7551	5634	3995	3852	5336	7132	6226	8939	9631	13347

数据来源:根据日本银行(<http://www.boj.or.jp/statistics>)整理。

与在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不同,在亚洲国家的日本对外投资主要以制造业为主。日本在亚洲主要以呈梯度的产业转移为主,将其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国内又相对过剩的产业转移到亚洲邻国,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表3给出的是日本近十年在东南亚、南亚(印度)的制造业投资规模。从中可以看到,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投资从2005年的4320亿日元,稳步增长到2015年的13347亿日元,十年间增长了2倍多。尤其加快了在新加坡、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布局制造业的步伐,而且新加坡更是成为日本跨国公司亚太总部的首选地。

三、美日在“一带一路”投资对中国的影响

(一) 影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近几年来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欧洲和东南亚国家投资比较多,这将直接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走向。首先,从OFDI的总规模来看,在美国OFDI总量给定的前提条件下,美国加强了对“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和亚太地区的投资,势必形成其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挤压,那么美国对华投资自然就会减少。图3列示了中国实际利用美国外资走势,从中可以发现,2002年美国对华投资达到最大规模(为54.2亿美元),随后则呈现缓慢波动下降趋势,均值在30亿美元左右。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对中国的OFDI投资进一步下降,并在20-30亿美元区间波动,2015年更是跌到低谷(为20.9亿美元)。



图3 中国实际利用美国外资(美国对华投资)

其次,近3年以来美国在东盟和南亚国家的海外投资规模较大,并且还呈现出持续的增长趋势。东盟、南亚与中国是近邻,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市场发育情况和中国类似。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会对其对华投资形成很强的替代。因此,美国加大对亚太的海外投资必然会减少其对华投资规模,甚至还有可能出现部分在华美资转移到临近国家的风险,从而加剧美国对华投资存量的下降。由此,我们看到图3中美国对华海外投资连年走低并在近两年加速下滑。

(二) 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从图4可以看到,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投资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并于2005年达到一个阶段性的巅峰。随后2007年跌至低谷(35.9亿美元),2008年到2010年徘徊了3年,2011年开始增长并于2012年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73.5亿美元)。可见日本企业对华投资虽然规模较大,但是由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波

动造成外资也波动较大。特别是随着 2013 年后,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日本对中国的海外投资也进入到一个“新常态”时期。从 2013 年开始,中国实际利用日本投资开始下降,这种下降趋势持续到了 2015 年(31.9 亿美元),还不到 2012 年高峰期的一半。

日本在华投资的持续下降可能有两个主要因素造成: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30 年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开始上升,同时中国经济“新常态”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现象,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日资撤离中国。另外一方面,在从表 2 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自 2013 年以来,日本企业在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和越南等临近中国的南亚和东盟国家的 OFDI 投资规模较大,并且呈不断增长趋势。东盟和南亚国家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其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比中国要低很多。这提升了其对日资的吸引力,大量中低端日本海外投资会首选进入这些国家而不是成本更高的中国。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将会加剧日本对华投资的收缩趋势。当然,由于中国庞大的市场容量和日趋成熟的技术、管理等配套体系,日本中高端投资还是会首选中国作为目的国,这部分投资是我们争取的重点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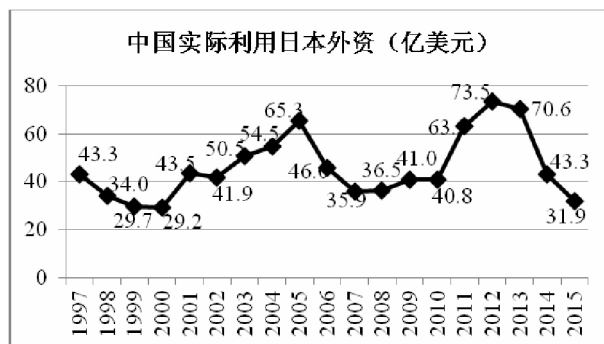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实际利用日本外资(日本对华投资)

四、美日在“一带一路”的投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一) 理性分析中国对外投资的现实条件

理性分析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虽然目前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当年大规模对外投资面临的宏观环境类似,也面临这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外贸易摩擦增多、货币升值与出口放缓等情况,但是总体上现实条件也存在较大不同。与美日相比,中国在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都远低于当年的美国和日本。美日是作为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参与海外投资、全球竞争的,他们具有世界前沿的技术水平和完整的产业体系。反观当前的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仍处于中游、成本优势正在逐步消失,产业国际竞争力仍然不强。特别是我国走出去的跨国公司缺乏对外投资、经营的经验。在此情形下,要谨慎稳健推进制造业行业和资源性行业的海外投资。加快对国内产能过剩行业的对外合作与投资步伐,同时在具有传统竞争优势的制造行业推进海外扩张步伐,强化竞争优势。谨防房地产、文化和娱乐等行业的冒进投资,形成资本外逃风险。防止出现类似日本 1980 年底在美国开展的对好莱坞以及不动产的投资泡沫造成的巨额损失的风险出现^[2]。

(二) 加强政策协调力度、构建安全稳定的海外投资环境

美日两国的投资一直遵循着安全、稳定的原则,两国政府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外援助等各类方式,提高其海外投资的安全和稳定。中国政府也要吸取经验,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助、拓宽双边协定范围。加强政府之间的高层互动和交流,通过“首脑外交”有效地增强两国互信、促进双边合作,提高跨国经营的成功率。要进一步扩大文化交流和传播,展示中国的大国形象。通过举办世界级赛事和活动、开设孔子学院等方式,塑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让世界了解一个和平、友善、开放的中国,是有利于世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鼓励走出去的企业适时地承担东道国的社会责任,帮助改善当地务工、医疗、教育等环境,提高东道国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认同感。同时,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体系、建立各国投资的政治、经济风险预警平台,有效地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驾护航。

(三)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培育具备核心竞争力的跨国企业

海外投资能否开展、能否取得成功,最根本的还在于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强大的国内企业是海外投资成功的根基,要形成“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跨越式发展,取决于中国国内营商环境的完善和优化。要推动国内市场营销环境的持续优化,建立有利于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环境。特别建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培育更多大型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与国企相比,民企进入海外市场具有更多优势,比如

更容易通过审查、机制更活等,联想和吉利等的成功案例就是典型。可喜的是,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将有利于加快要素价格和产权保护的改革,对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大有裨益。正是凭借跨国公司的技术和品牌优势,使得日美两国在世界各地展开了强大的投资攻势获取高额的跨国投资利润。中国可借鉴美日的成功经验,抓住机遇利用国内市场环境努力打造一批象华为、中兴、联想和海尔这样的一大批制造业品牌,使其成为中国走出去的中坚力量。

(四) 按照区域、行业与东道国特征引导海外投资分梯队推进

首先,在区域层面,重视对地域临近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从美国和日本在海外投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在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早期都非常重视对地域临近国家的投资。美国早期以加拿大、拉丁美洲为主开展投资,随后逐步发展到欧洲为主,而对亚洲国家的投资比较少。日本则以东南亚、南亚地区投资较多,随后逐步扩展到欧美地区,而且亚太地区自始至终都是日本海外投资的主要投放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在近邻的亚太地区以及与中国签订双边协定的国家投资。其次,在行业层面,依照美日经验,中国现阶段可同时推进能源资源行业、制造业对外投资,以获取战略性资源和推动国内产能的对外合作。有序地开展部分服务业对外投资,同时防止以服务业名义的对外投资过快导致资本外逃^{[3][4]}。再次,从东道国角度来看,要在资源行业进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资源丰富国家,而具有核心技术和竞争力的制造业则进入工业体系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参考文献:

- [1] 常思纯. 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格局及对华影响[J]. 东北亚学刊, 2016(3): 39-45.
- [2] 鹿梦瑞, 王容. “一带一路”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趋势及实施路径[J]. 商业经济研究, 2017(15): 148-149.
- [3] 裴长洪, 刘洪愧. 中国怎样迈向贸易强国: 一个新的分析思路[J]. 经济研究, 2017(5).
- [4] 桑百川, 杨立卓, 郑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倾向防范——基于英、美、日三国的经验分析[J]. 国际贸易, 2016(2): 8-12.

The Inspiration of American and Japanese Investment Experience on China's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vestment

NIE Aiyun^a, ZENG Jianfeng^b

(a. Law Scholl; b. Journal Periodical Offic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ummit BBS (2017) mark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operation initiative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China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vest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trong economic bas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policy support promoted the large-scale foreign inves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ss investment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influence is limited, while the Japanese investment scale is larger, the expansion of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accelerated, this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America and Japan for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n the process of going out, China should rationally analyze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policy support, and guide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sub-echelons in accordance with regional, industrial and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overseas investment; American and Japanese experience; revelation

(责任编辑: 沈 五)